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六十回 裝假病真誠囑將 遵師言詐死埋名

詩曰： 遵依師命避災星，服下靈丹埋死名。
四虎將軍無異志，同心協力眾群英。

當下管門官聞知千歲有病，連忙進入中堂稟知，三位將軍聽了此言，心內一驚。即傳驛子進府中來稟明。此時驛子進內，見了三位將軍氣象嚴嚴，嚇得戰戰兢兢。眾將軍說：「驛子，千歲如何病恙起來？」此時驛子跪下，慌忙稟道：「千歲爺昨夜尚是安然無事，今日早晨起來，忽說身體欠安。」張忠說：「可有醫生看治否？」驛子說：「醫生也曾來診脈，不識此症。又說脈氣已盡，不得過三朝，即就活不成了。所以打發小的前來報知。」三位將軍說道：「有這等事！你且先回去，我們即刻來。」驛子上馬飛跑而去。三位將軍說：「千歲往日從無些小病恙，因何故忽然起病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此時劉慶、李義往單單國未回，石玉又在趙府安歇不知，只有張忠、焦、孟三人在狄府。此時連忙進內堂稟知太君。老太太聞知大慌，說：「我兒因何忽有此奇症，若是風寒冒病，人人所有。忽然染病，醫官也不識此奇症，況且我兒平日染病甚少。」便說：「三位將軍前往看來，須要再請各醫調治才好。」三人應諾，同出中堂，快快用過夜膳。因何三人如此心急？即聞千歲有病，又說脈氣已盡活不成來的這句話，這也更加著忙。一刻耽延不得。吩咐四名家丁，提了燈籠火把，立刻別辭太太，三人上馬不停，奔走如飛而去。

一程到了驛中。此刻時交三鼓。驛子未到，三位將軍先到，驛丞聞知，忙出來跪地迎接。三位將軍叫他起來，引入後房，三人立在床前，輕輕叫聲：「千歲！」原來千歲吃了師父的仙丹，病是假的，聽了他們呼喚，微開二目，見有焦廷貴在此，不好講話，只喚聲：「張賢弟，你們來了麼？」張忠說：「小弟來了，千歲為何玉體欠安？」狄爺說：「賢弟，我昨夜三更時分，朦朧睡去，見西遼國內殺死幾個小將與我討命，醒來一身冷汗，已成此症。」說完又大叫一聲：「冤魂又來了！」三個說：「千歲，在那裡？」狄爺說：「多在門外的，焦廷貴，你快些趕他出去驛門外罷。」焦廷貴大怒說：「老孟，你也來同趕這些冤鬼罷。」遂大喝聲：「眾冤魂休得猖狂！我們來也，你還不往別處去麼。我焦爺一拳打得你永不投生。」與孟定國一路追出去了。狄爺有心哄了焦廷貴出去，看房中無人，扯住了張忠的手叫聲：「賢弟，我今夜有話叮嚀，你要緊記在心。」張忠說：「千歲有何吩咐，小弟自代勞。」此時狄爺就說：「龐洪連發書三封，要王驛丞陷害我性命，這王正為人心好，說明緣故，不肯害我，昨夜師傅前來，說龐洪正在盛時之際，奈何他不得，又與我兩顆丹丸，叫我如此作用，所以我以計而行，如今只悄悄說與你知，賢弟啊，只好母親與你並李、石、劉、孟五人知道，焦廷貴知道不得的。你今回去，悄悄說與母親，免得悲苦才好。」張忠說：「原來如此，小弟知道你真是有病，所以急急趕來。」狄爺又說：「賢弟，我還有一顆丹在此，你拿去小心收好，我死之後，又要如此依計而行，不可忘了。但我今朝服了此丹，如今覺得聲氣不接，想必丹丸作動欲死，如我亡後，言須要牢記。」張忠應允，收好靈丹。

焦廷貴進來，孟定國在後，他猶呼呼吸喘，張忠暗暗好笑。焦廷貴說：「如今好了，這班冤魂被我們趕得奔走無門的叩頭求告。說一時無知，冒犯了千歲，如今仍回西遼，再不與千歲打罷了。如今趕散這些鬼魂，千歲病體定然輕了。」狄爺聞言，暗暗忍笑。「這莽夫滿口胡言，卻把本藩欺騙妄言。」又有益定國說：「張將軍，千歲如今怎樣？」張忠嘆道：「孟將軍你看千歲問不答、呼不應，昏昏沉沉，氣斷全無了，諒必凶多吉少，叫驛丞快些請醫官來，看是如何？」焦廷貴說：「驛丞這王八狗因何不見了？」焦廷貴正要抽身，只聽千歲床上叫聲：「冤家果來了，我命休矣。」兩足一齊伸直，四肢均皆不動，張忠假做慌慌忙忙，連呼千歲。焦廷貴大喝道：「把你這班剝皮冤鬼盡行打殺，早間說不再來，如今又來了麼？」望著房口拳打足踢。孟定國也道真情，拱手下拜道：「冤魂，你且聽著，我千歲征西，並不是自家主意，乃是奉當今聖上所差，就是傷生害命，也由關於氣運當然，你不怪差了來索命，快遠去吧！倘若千歲身體安寧，定然做些功德來超度你們，如何？」當時張忠假說：「不好了，千歲口眼一齊睜開，身體冷如凍了，氣頭已絕。」焦廷貴、孟定國說：「果然氣絕了麼？」焦廷貴走近床前說：「罷，不好了！老孟，果然千歲死了。」連忙跑出驛前，說：「王正，我千歲氣絕身亡，你不去救，還有在此呆看麼？」又喚家人持燈火，上馬如飛，回歸王府，報知太太去了。

且說驛丞想來：「可惜了汗馬功勞的虎將，方得錦衣榮華，因何壽元不長，一旦歸陰？太師連次有書要我害他，想他乃有功社稷之臣，焉忍下此毒手？豈知他被冤魂索命身亡，算起來合著我的機謀。只可惜今朝砍折了大宋擎天柱，再有何人穩保宋室江山？」想了一番，心中安泰，近床前連呼幾聲「千歲」，不見他答應，長嘆一聲：「可憐一員少年虎將，因何上蒼不佑於他，不知何故，住此月餘而亡，著是可哀。」說完淚珠滾滾。

孟定國不知狄爺暗死埋名，所以不明王正是好歹人，便說：「我知你用陰謀之計，聽了龐洪之言，受他財禮，不知用何毒物與千歲吃了，所以忽然一日歸陰。快些直說，便饒你狗頭性命。」王正說聲：「將軍，卑職實無此意，休要猜疑錯了。」只因龐洪做人不好，屢屢要害狄青，豈知害不成，落得害了自己名聲不好，動不動就說是龐洪。如今狄青一死，雖則是龐洪圖害之意，卻實不是圖害而亡。當時驛丞說：「卑職實無此意。」孟定國說：「你言實無此意，我想實有此意，快些說出，支吾半句，斷不饒你。」扭住他胸衣。驛丞高聲說：「卑職實無此事，將軍休得錯疑。」張忠上前勸道：「全然不關他事，早間千歲有言，王正為人甚好，實冤魂討命，快些放手罷。」張忠想：「大哥叫我瞞焦廷貴，我今連孟定國也瞞過了。」就叫驛丞即時出文書投報。此時張忠假作痛哭，說：「千啊歲，曾記得當時結義之時，說五人患難相濟，生死相交，如今平得西遼，實指望苦樂相均，榮華同享，豈知才得少安就命歸陰府，不能同享榮華，良可悲也。」說出無限傷心之言。孟定國說聲：「張將軍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哭也無益。如今不見焦廷貴，必然回府報知太太去了。」張忠聽罷，一想焦廷貴回報豈不苦壞這老人家？即說聲：「孟將軍，你在此處看守，我也欲進城去了。」孟定國應諾。此時張忠出了驛房，忙忙速速上馬加鞭，東方已是漸明，不持燈火飛跑而去。

卻說孟定國在驛房中，細將千歲屍骸面目一看，忍不住英雄之淚滔滔滾滾，說聲：「千歲啊，你的容顏與著在生時一般無二。只是少了一息之氣，只是不知家中太太淒涼怎樣，只望你一兒待他的老，豈知今日小燕偏將老燕丟。恨只恨龐賊千方百計巴不得千歲身亡，今日死了，盡遂他心願。千啊歲，你今日一死，不獨太太淒慘，可憐公主只得一月姻緣永遠鴛鴦拆散。」想罷一番，不勝淒慘。單剩得他一人對著屍骸痛哭，英雄之淚，不知落了多少？正是：

世上萬般淒慘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